國朝名臣錄

利四

計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録別集

金時敏　鄭湛
李大源

國朝名臣言行録別集卷之七

高敬命

字而順號霽峰又稱苔軒長興人嘉靖癸丑生壬子中司馬兩試 明宗十三年戊午擢第苐一歷春坊三司賜暇湖堂癸亥補蔚山未赴罷歸鄉里家食十九年 宣祖辛巳起廢拜靈岩郡守庚寅陞拜東萊府使壬辰起義方特授工曹叅議兼招討使爵命未至而沒 命贈禮曹判書後加 贈左贊成子從厚因厚同死於國

公少穎異於書讀數遍輒成誦叅賛白公仁傑一見稱重

知公為遠器未冠游學京師業日就一時鉅儒皆慕与
交名譽藹蔚
壬午翰林編修黃弘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遠接使李
珥以公有華國才尉薦從事官拜宗簿寺僉正有浮躁
而薄有詞藻者迫欲代公唆言官論之李公又極陳公
才於朝其論遂寢李公素不識公一見便敬重開心无
間其与華使唱酬用公詩最多
壬辰倭賊之大舉來犯也公居光州之村舍与子從亭回
亭謀舉義既而又聞　鑾輿西幸都城不守公日夜哭
失聲巡察領勤王兵到錦江聞京城已陷蒼黃罷陣一

道人心洶懼公貽書巡察責以後效言多剴切而不見
省公慟邦家傾覆與羅州人前府使金千鎰共圖興復
等尺往復公首決倡義計五月戊子會于潭陽府玉果
人學諭柳彭老等推公為盟主公非素閑軍旅而慨然
登壇不以老病為解因傳檄道內應募者日集并尹月汀根壽撰神道碑
全羅監司李洸聚兵圖勤王求檄文於高敬命且使通意
於士重金千鎰字諸公敬命復書曰國事至此尚忍言哉惟
日北望長慟而已今奉令書政及於煎撓方慮之中展
讀未已涕淚橫集敬命衰病餘生屏伏田廬上不能束

裝星馳奔問行在又不能趍詣幕府傍贊戎畫措躬无
地知有一死而已下教檄文其雖久廢翰墨而義不敢
辭謹此草上區區鄙懷妄有所陳錄在別紙別紙曰今
日之事鞠旅勤王是第一義而亦當要以固結人心為
先橫賦之侵固已不勝其擾而招兵不已民尤不受其
業矣古人曰兵務精不務多苟善用之見在之兵足以
制勝苟不善用多多何益　大駕西巡箕城凋弊不獨
百官有司之須先以支用竊聞　君上供稅米到江而
回法聖之倉未及發舡云今以重賞厚募溥卒舟于西
海達大同之津倘令其半得至　行在不但軍國之用

賴而不乏而四方人心亦恃而不恐矣今倭賊捨舟登陸雖使窮據都城陸路已塞而西方海路尚未梗也及今局之事可為也但依平常事例祇以微末庸將勸令領去意外之變亦不可不慮募得忠義之人為且戰且行之計則不但軍粮无事得達而行都軍容亦稍振矣然稍延旬日則安知彼賊不為生心今日朝廷號令不出於軍前而四方拜聞不達於行都此可為慟哭流涕者也若以重購厚募偽若漁採令達蹤書許以補官資或優給米布二者之中惟其所願且致妻子于官回還間日給酒食外以示周養之恩內以行羈縻之計四方

諸將要當水陸并進大軍直泥坦道奇兵間出海路使
賊腹背受敵是亦兵家奇正之道也日月錄
前府使高敬命起兵討賊文諭道內士庶曰茲者本道勤
王之師一潰於錦江反旆之日再潰於列郡招諭之時
蓋緣控禦乖方紀律蕩然訛言屢騰衆心驚駭令雖收
拾散亡之餘而士氣摧沮精銳銷鑠其何以應緩急之
用責桑榆之效乎每念乘輿播越官守之奔問久曠
宗社灰燼王師之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膂惟我
本道素稱士馬精強 聖朝荒山之捷有再造三韓之
功先朝朗州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至今赫赫照人

耳目于時賈勇先登者非此道之人乎况近歲以來儒
道大興人皆勵志爲學事君大義其孰不講獨至今日
義彝消薄恇擾自潰曾无一人出氣力與賊交鋒而競
爲全軀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斯則本道之
人不惟溪負國家之恩而抑亦忝厥祖矣今則賊勢大
挫王灵日張此正大丈夫立功名之會而報君父之秋
也敬命章句迂儒學昧韜鈴偶玆登坍妄推爲將恐不
能収士卒已散之心爲二三同志之倡惟當洒血戎行
庶幾少荅主恩令月十一日是惟師期凡我道内之人
父詔其子兄勗其弟糾合義旅与之偕作頋速決以從

善毋執迷以自誤焉 宣廟寶鑑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知製教高敬命謹馳
告于諸道及守宰士民軍人等頃緣國運中否島夷外
信始效逆亮之渝盟終逞句吳之荐食乘我不戒擣虛
長驅謂天可欺肆意直上秉將鉞者徘徊歧路累郡印
者投竄林莽以賊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 至尊蒙
社稷於汝守乎是何百年休養之生民曾无一个義氣
之男子孤軍深入女真本不知兵中行未答大漢自是
无策長江遽失其天塹虜騎已迫於神京南朝无人之
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使我 聖上以

太王去邠之心爲明皇幸蜀之舉盖亦出於　宗社之
至計玆不憚於方岳之暫勞輦洛驚塵玉色屢形於深
軫峨眉危棧翠華遠涉於脩程天生李晟肅清正賴於
元老詔草陸贄哀痛又下於　聖朝凡有血氣而含生
孰不憤惋而欲死奈何何人謀不善國歩斯頻奉天之
駕未回相州之師已潰蠢玆蜂蠆之醜尚稽鯨鯢之誅
假息城闉回翔何異於幙燕竊扰鬱輔跳踯有同於檻
猿雖天兵掃蕩之有期亦凶徒迸逸之難保敬命丹心
晚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鷄亦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
許孤忠徒懷犬馬戀主之誠不量蚊蝱負山之力茲乃

糾合義旅直指京都奮袂登埔灑泣誓衆批熊拉豹之士雷厲風飛超乘驍悶之徒雲合而集盖非迫而後應强之使趋惟臣子忠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名初不繫於職守師由直壮非所論於脆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而齊奮咨我列郡守宰諸路士民忠豈忘君義當死國或藉以罷伏或濟以糗粮或躍馬先驅於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量力可及惟義之歸有能扞王于艱宥韜與子偕作緬惟行宮遯矣西土風俗之美遠自仁賢俎豆之餘士馬之强曾挫隋唐百万之衆廟謨行且有定王業夫豈偏安

善敗不忘福德方臨於吳分殷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渼
家豪俊宜時不作新亭之對泣父老僕后佇見舊京之
回鑾想宜出氣力以先登是用數心腹而忠告
与宰相書略曰廵察之在羅州也人皆望日剋日入援而
廵察漠然不以爲慮及聞徵兵有 旨蒼黄失措盡發
一道之軍使之齊赴礪山而師期太迫晝夜兼程飢渴
俱逼至有自縊於路傍者到公州聞京城不守 乗輿
西幸即令一軍官手持傳令牌奔馬來呼曰罷陣罷陣
諸軍莫不愕眙有一二守令言不可罷陣之意廵察不
從於是諸軍一時皆散慢罵盈路曰廵察意不在勤王

而徒勞我軍為也及其再徵兵也諸軍兵在道潰散者
相繼雖或招集旋集旋潰如光州則敬命與朴君光玉
奔走開諭收拾散亡令賊子洸學曰學分須到水原交
付于光收是時巡察在道遲回諸軍到振威宿留四五
日人皆兩立至於龍仁之戰賊兵少勢窮結陣于山頂
設柵自衛忠清巡察節度全羅巡察防禦之兵衆可十
萬足以一麾撲滅而不幸白光彥諸人為主將所迫率
角交鋒一時陣亡然而大軍尚全策勝不難而忽見三
賊挺身前來忠清節度之兵先潰諸軍繼之火藥銃筒
戰馬舉以遺賊敬命親見戰士四五人言之甚詳長城

縣監白守宗所言亦与戰士同古今天下兵敗者非一
而未有如此可痛可惋可惜者也歷觀察使前後擧措
寔未知其意之欲何爲也當初兵使崔公聞義兵之起
喜形於色凡可以相濟者不遺餘力其時巡察出境故
兵使牒報于巡察請以各官餘軍器分給于義兵以此
起軍之後略得些少軍器于所過列邑卒皆故弊不用
之物而數亦不多今聞巡察自龍仁潰敗之後每語以
本道人心悍惡惟歸罪於潰兵以爲他日自解之計及
義兵一起應募者雲合巡察意甚不樂至以擅發武庫
爲辭吁可異也亦可怕也守令之願從於義擧者亦多

而擧肘於廵察爲義不終亦有承望風旨多方阻截以
阻赴義之心至有捉囚應募者妻子而猶復相隨不肯
舍去誠可悲也諸道勤　王之師无一与賊交鋒者𦐊
華飄轉遠狩西閑區區所恃惟在義兵一擧而廵察之
意如此朝廷隔千里之外　天門九重呌閽先路厎恐
拖兎自陷於不測之誅也所頼遠近聞風響應勇士壯
夫重繭四集惟思洒血原野以白此心而已主辱臣死
古今通誼成敗利鈍非所計也惟願相公洞察鄙生一
片赤心勿爲曲端寃死幸甚并正集錄
六月己亥公出師潭陽時三路之師潰於龍仁两湖益揺

獨倚公爲重公自全州整旅北上次礪山手草檄文遍
告諸道以達閑西公將向尼山聞賊自黃澗踰錦山而
郡守敗死賊勢猖獗麾下士爭欲還救本道公亦然之
七月庚申公遂移兵珍山將擊錦山之賊銳士就募者
愈衆軍聲益振
初九日丙寅公部分將士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爲左右
翼公先遣精騎數百直趍賊巢爲賊所乘而退公鳴鼓
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蹙賊兵于土城焚城外舘舍又以
破延藝城內聲勢益壯賊冒死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
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學完不

可猝振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遣人約以明日合戰
公之長子涎學言于公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
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困賊与賊對壘野宿或虞夜驚
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為國一死職耳是夜
賊果謀犯營出設伏為邏卒所覺翌日丁卯公与防禦
使進兵公去賊五里許止陣与防禦使陣相望公遣八
百餘騎挑戰未合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管下將
金成憲策馬先遁賊薄光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而
潰公為獨當之計令士皆持滿以待人忽急呼曰防禦
陣潰矣義軍因而崩潰公嘗曰吾則不閑騎馬不幸戰

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逃公曰吾豈苟免
者哉公之麾下扶公上馬公旋墜馬馬逸公之麾下儒
生安瑛下馬授公徒步從之公之從事柳彭老馬健先
出問其僕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遽策馬還入從公
於亂兵中公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忍
棄大將求活賊鋒遂及公竟死之彭老自以身扞蔽公
而死之安瑛亦死之公之次子曰孚率屬武士在前列
出入矢石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在陣死之近縣士民
聞公敗老少荷擔顛頓曰吾屬死矣哭聲振野軍潰士
卒不知公存亡稍稍來集及聞公不幸皆呼泣而散南

中土民識與不識皆相弔痛惜之并神道碑
敬命於壬辰春仰見天象語家人曰今年將星不佳將必
不利及討錦賊寄書女壻朴構托以家累其所自處蓋
有素定云矣日月録
公之體魄瘞錦山山中賊兵阻絶不能即收八月某甲
遺孤從厚等乞義兵僧取出公屍凡四十餘日乃始就
斂屢經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
大駕在龍灣之日 上聞公舉義而來動容嘉悅授公工
曹叅議知製教兼招討使賜書勞之書中有節制列邑
策應調度恢復都城之語時工曹佐郎梁山璹自行在

南還　上面諭曰歸語高敬命金千鎰頤侖等及時恢
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有日也爵命未至公已殁矣
公之殁也巡察因前嗛至以乘暗行師軍潰而死誣公於
馳啓中廢後李廷馣繼為巡察覆公死事之狀則曰高
某首舉義兵倡義勤王身犯賊鋒與賊血戰不幸軍敗
父子俱死者始得其實云並神道碑
敬命之起也南中士子洽然從之徒以忠義相勉曾不知
兵敬命對人言　廟社不守至尊蒙塵正吾輩致命之
秋草檄諭諸道見者莫不鼓踴而起然師行死紀律所
到未有營鎮之備每曰雖以赤手徒搏至死不避則賊

可勝矣然愛无備竟至於敗辛卯秋敬命致書於鄭琢曰敬命一家明年當有大禍父子俱不免盖推占之辭也寄齋雜記

當賊之屯據錦山也文武握兵之將逗撓歧路而獨公不計事之利鈍親蹈虎穴与賊血戰亡身殉國雖未能奏捷成功而公歿之後視公進死攻賊者継起故賊雖屢勝死傷亦過半捲甲宵遁則國家之保有湖南以爲他日恢復之地者其功有所歸矣叅贊成公渾在行朝極言公之忠烈大有勞於王室盖有見於此也

公風姿英偉識量宏遠嚴重有威悃愊无華喜慍不見於

色其於屈伸榮辱處之裕如也至其臨事又不為苟且擇利害計平生不言人短子侄或語及公輙鐫責嘗官簡潔平易不以察察為能而常有去後之思及其家居妻子至稱貸於人而公晏然不以介懷友愛甚篤家故所遺藏護田畝悉讓其弟自取羸老荒廢者他无玩好惟蓄書史數千卷每手一編即不以寢食廢凡三教九流之書皆所精究而明於象數為文章尤長於詩不事雕琢而俊逸不羣有集五卷一世論文之士无不論其詞而重其名雖行藏坎軻祿位不彰而為當世所黠稱然世之知公者其文章才藻之美若其恬於勢利秉心

誠實清苦自勵之節憂國惓惓之忠則未必盡知之也

并神道碑

從學起兵復讐先以文通諭略曰遭時不造家禍罔極而不肖孤病廢草土尚與此賊共載一天今者洪僉知季男首以大義傳諭諸路期與含寃忍痛之人共圖討賊復讐之舉人心所同孰不興起趙君完堵趙亞使憲之子也必將收拾父兵揭旗湖西孤子雖無狀親葬既已入土此身死亦無憾冒哀扶疾欲與本道同志諸君糾募兵械為非首死敵之計嗚乎苟生至此倫紀滅矣但恨人微力弱先以首事洪公已倡之而孤等袖手不從

縱使老死牖下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恭仁孫阜長城三使君亦抱終天之痛而都體察相公許令合軍復讐不以文法拘礙嗚乎不獨湖南之人方可共事洛下士庶避賊南來者豈无父子兄弟之讐乎雖幸免於賊鋒而感傷霜露因致大故則亦不可忘此賊也重念父母之讐不共天兄弟之讐不同國朋友之讐不反兵亡親秋城擧義之時南土諸君期以同死王事焚香誓天推爲大將固有兄弟之義矣不幸功業不終而諸君豈忍視同路人乎當日麾下武士固已悉赴義軍倘以事在家或分戍營陣者伏願勿以孤子爲不肖而進念秋

城盟血齊會于光州面結盟約以定師期不勝歪祝云
云時調發多歧閭巷无餘丁所募僅數百鄭澈以寺奴
内奴屬焉乃括千餘名向嶺南又有通告列邑義兵及
濟州等文語皆忠慨悽慘而不能俱錄錄日月
壬辰之恢復由於湖南保全湖南之保全由於諸義兵之
起諸義兵之起由於高霽峯之首事小生請反覆詳陳
焉當是時也　大駕西遷七道魚肉閫帥諸將奉頭鼠
竄列邑守令望風奔潰國家之勢決不可收拾高霽峯
三父子獨先舉義移書金倡義約與同事金倡義只募
羅州人百餘直入江都霽峯行收兵得數千人遂與趙

重峯期會荊江共為勤王之行聞湖西之賊踰入本道以為國家根柢不可不先救鄰回兵錦山力戰數日雖衆寡不敵大功未集然其賊勢窮蹙湖南得全霽峯既死其子高陽從厚起兵於光州其他起兵不可勝數此皆霽峯之慨下餘卒也 牛山簡林

竒判尹大恒為副學与沈青陽義謙密約劾李穈時李鵝溪山海年二十五以正字直館當書劾山海慎其手戦不成字竒笑曰正字年少㤼耶高霽峯敬命為校理即操槧孟英之子也乃曰此乃公論我不可以私避奮筆書之略无難色操既竄孟英但放歸故鄉人皆以為書劾之效而

物議皆短之霽峯亦坐廢二十年李栗谷珥常重其才其迎華使也辟爲從事遂復叙猶不得通顯路蓋樑子廷賓之登科游樑門者皆奔走焉時有飛語以霽峰爲廷賓脫靴淸訟病之故也壬辰之亂以前東萊府使起義兵與賊戰于錦山及其子從厚死之朝廷褒其忠超贈贊成錄用子孫於是士論翕然棄其舊過其門徒至立書院而請額異論者頗不快焉涪溪記聞

高苔軒敬命樹義於壬辰之亂苔軒之子從厚以復讐起兵又死於晉陽城陷之日父子同節媲美於晉之卞門從厚亦能文章倚馬草檄華藻驚人其募馬濟州也有

曰投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莫曰天下

无馬語意警絶對偶天成一時傳誦惜乎有此人才而

終於落拓也辛卯春被製誥之選而旋被臺評嗿退

予奪如此如之何其不招寃也象村隅

宋象賢 忠烈公

字德求號泉谷礪山人嘉靖辛亥生隆慶庚午中進
士 宣祖九年丙子登第歷臺省為東萊府使壬辰
死節年四十二 贈吏曹判書

公生十歲悉通經史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十五魁陞補
試考官驚歎曰此秀才他日必成大才者也自是所与
游皆一時英俊所著詩文膾炙於人

辛卯以執義階通政為東萊府使蓋是時朝論携貳公持
正不撓又為李潑所惡故不能安於朝廷旋入旋出潑
敗死其黨怒益甚公自知不容於世低佪郡邑以避其

齮齕自丙戌以來　國家有倭釁募萊是賊路而頭故記
以公有文武兼才而有是除實非善意也公旣至治民
莅職一以誠信吏民愛戴如父母焉 并尤菴宋時烈撰諡狀
壬辰四月十四日倭賊大舉入寇陷東萊府府使宋象賢
死之平秀吉以我國不許借道遂發諸島兵二十万親
領至一岐島以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分領以馬島主平
義智及平調信行長玄蘇爲導舡四五万艘蔽海而來
是月十三日乘曉霧渡海釜山僉使鄭撥鑿沉戰舡盡
率兵民守堞翌曉賊圍城百匝乘西城外高處發砲如
雨撥守西門拒戰良久賊衆中矢死者甚衆撥矢盡中

九死東萊府使宋象賢盡驅境内民兵及梢湾縣兵入城分守城遂被圍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城陷賊兵欲生執之象賢以靴尖距踢之遂遇害宣廟寶鑑

初兵使李珏率衆入城為同守計見賊甚盛卽欲跳出公責以大義要與效死珏不從卒遁去軍情大震公慨然誓衆登城備禦飛礮交集意氣安閑顧謂從行人申汝櫓曰我為守土之臣義當效死汝勿去汝則有老母在不必浪死可亟去也是日賊踰城闌入公知事不濟亟取朝服穿甲上上南門據胡床拱手端坐屹然如山岳為賊來逼有賊平調益者曾隨平調信通信往來時得見

於公嘗德公思報及是指城旁隙地目公使避公不爲
應調益又以手牽衣則公已下床北向拜哭拜已致書
于父曰孤城月暈列陣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將死
神氣不亂如平昔謂其下曰吾腰下有痣如豆吾即死
徵以此收吾屍俄而賊將義智等至相與嘖嘖歎服引
賊之害公者戮之申汝櫓及公妾金蟾皆從公死賊收
公屍与蟾同瘞於東門外立木以表而爲詩以祭之自
是南門之上夜夜有紫氣燁燁直亘于天數年不散賊
祇畏之(許右庵宋時烈撰諡狀)
象賢甲上着冠帶坐椅賊知其爲府使欲禽之象賢端坐

不動乃數曰隣國之道固如是乎我不負汝汝何至此
神色不變其後賊謂被擄人曰角國忠臣惟東萊府使
一人而已 日月錄
甲午慶尚兵使金應瑞見賊將清正於陣中得公殉節狀
啓馳之 上感歎不已特命贈官旌閭官其子一人遣
禮官致祭其文略曰正氣孤稟英姿特立文武兼才忠
孝全德睢陽受圍蘭救不至北軍將破顏憤斯激偷生
可羞就死為榮鴻毛泰山義重命輕精忠所存壯氣未
泯此賊未滅卿豈瞑目
乙未公家人請於朝願得返葬時賊兵猶據邊徼 上下

教于道臣令其家人得入賊陣尋屍而歸公櫬之歸也遺民相率攀號追送于百里外者幾百人賊將清正以下下馬而肅送焉

公德性深厚度量宏偉時然後言喜怒不形常沈潛經傳淹貫子史旁及兵家之流其內行純篤親在雖隆冬盛暑侍立終日不脫巾帶與弟象仁友愛甚至長姊早寡携諸孤往依公公事之甚謹撫愛其孤無異己子隣里感歎皆以爲不可及其治家有法平居無疾言遽色慈愛偏洽家人畏其威服其恩及通仕籍常恬靜自守而遇事剛果不爲脂韋及其效節也從容整暇意思閑

安瀋然如先事時盖其學之正養之深熊魚之辨素定
於內非一朝慷慨殺身者之比也（並謚狀）
公一妾李亦被掠全節賊以公而加敬焉後付我人以歸
李懷公彩纓歸獻於公夫人相持號哭聞者悲之申文
貞公欽為記公事又為金李申別立傳
公與沙溪文元公為莫逆友始至萊寄詩以見志文元公
時宰定山刻置官廨之壁上盖信公之守死無疑也（片左）
（養拙神道碑）
鰲城李公恒福哀公之詞曰孤城月暈談笑而指揮者非
公之烈耶白刃交前端拱而不動者非公之節耶南門

紫氣仰射于斗纏者非公之精也耶

乙巳東萊立廟享公 仁祖反正初賜額曰忠烈致祭于墓曰狡夷擣虛列障茅靡嶺七十州无一義士卿為守臣烈烈其志衆未一校城空百雉肅肅黃堂上天下地垂紳長拱儼若岳峙白刃林林視猶蚊蟻圭璧可碎精光不死 并謚狀

宋東萊象賢自少人皆稱好男子登第後不屑屑於名利場惟以氣節自負辛丣秋除東萊府使壬辰四月倭賊陷釜山進圍東萊公嚴城自守賊乃退翌日又進兵圍之不知其幾匝俄而又退翌日又進兵鉏戟耀天鐵丸

如雨呼拜動地公知事不成乃更衣冠北向拜坐椅自若其妾亦在傍賊陷城闌入亂斫兵民殆盡不敢犯最後刃及公凝然不動張目掀髯而死妾號哭抱屍遂與同死賊稱歎不已斂其兩屍瘞于城内題曰忠臣宋象賢之墓其後天朝與賊議和賊出公屍令其軍舁送于我陣公子仁及返葬于故山開棺視之襲背錦繡衣裳昔趙昂發與妻雍氏同死伯顔稱歎斂葬其屍自古眞忠義之士雖夷狄死不感動如此 壬子史蹟

金千鎰

字士重光州人李一齋門人以遺逸被薦拜持平壬
辰以前府使舉義兵拜判決事賜號倡義使癸巳守
晋州城陷死節 贈左賛成

戊寅四月司憲府持平金千鎰謝病免千鎰以清名被擢
歷江原慶尚兩道都事至是拜持平千鎰拜命後上疏
辭職不許爲人精詳勤愨一日因入侍極陳時獘且請
收用賢才以救世道辭甚愨切累千百言自卯至巳而
上不答一語千鎰意沮遂謝病而退
李珥還歸鄉里士類多勸珥留千鎰謂珥曰我國士大夫

受國厚恩異於他國蓋士族則世傳家業有封建之義當與國同其休戚當今時勢岌岌甚危決非可去之時公今欲去者只是不見極危之勢故也如知其極危則何忍棄去今者欲望進步有爲則非其時也只當黙黙居位收拾人才同心合力以盡扶持之策耳吾常欲令世之君子皆學甯武子之愚也珥曰君言甚切我心戚戚也願以此言書一通以示朋友也但我已退今不可无端復進非我今日始去也并石潭日記

己丑十二月軍資正金千鎰上疏論時事略曰逆賊先窺邦本之搖而巧生陰圖嫁民怨於　殿下先所不至者

素矣身雖在外遙握朝權指嗾柄權之相侵虐窮民此莫非逆賊嫁怨之術也又曰臣在鄉之時伏見飢荒之民朝夕將散而又有賊吏捕賊護送之軍餓仆歸怨之聲播於道路故頃已略達於疏中厥後連聞南民之擾更有甚於前日連坐囚人盈溢於列邑之獄捕護軍卒充滿於遠近之路邦本分崩之患至於此極而逆賊禍國之計行於已死之後尤極寒心又曰賊黨之指延及於搢紳恐有誣告之冤不可不用至公至明之聽以全至聖至仁之德也此輩私蔽昏暗而終隨其術妄相推獎至使逆賊席勢張威以煽叛逆之亂則固不得辭其

罪至以同叅逆謀究罪而置之極典則恐非原情之科
也况其中与汝立平生作詈而國人所共知者或有之
則右見誣枉之驗矣云云日月録
公為臺官骨鯁敢言貌寢退然若不勝衣者至勇於為義、
雖賁育莫之奪也
壬辰倭奴大擧入寇長驅北上諸城鎮望風奔潰　宣廟
西幸賊遂陷京城時公以前府使屛居羅州聞報滞痛
幾絶既而奮曰吾徒哭何為國有難君父播越吾世臣
不可鳥竄求活吾將擧義師以赴難乃以書馳告于高
敬命朴光玉崔慶會鄭諶等義士聞風赴集得精銳數

百歃血誓衆公素羸疾至是欣然語人曰今日吾帶鉀
跨馬洒然欲輕舉矣會三道勤王之師潰于龍仁軍中
氣懾公諭衆曰我師義舉也有進无退欲去者任其去
衆皆感奮无一人潛逃者并張鎔答龍撰旌閔祠碑
六月湖南義兵將金千鎰領兵北上自三道軍潰畿內全
被殺掠千鎰糾義旅數千 上命授判決事兼號倡義
使千鎰兵至水原據禿山古城搜斬附賊奸民畿內士
民歸附者衆
倡義使金千鎰等遣儒生郭玄梁山璹從海路入關西奏
事行朝 上引見慰諭拜山璹工曹佐郎令李好閔製

教書付山璹以送畧云自聞李洸之師潰於龍仁无復
有南望待救之念茲聞金千鎰等糾義旅數千與節度
使崔遠進住水原云予之不德何以得人死力至此哉
今遣山璹等還報惟爾多士諒予若意（并宣廟寳鑑）
公募壯士間出擊賊頗有所獲又襲破金嶺賊時藩閫諸
帥多沮撓義兵者而賊來益盛公與將佐謀移兵入拠
江華官吏之竄匿者聞公至乃始稍稍出諸官軍亦多
來會公與諸軍申約束沿江樹柵列船艦為守戰備
輔士民所在團結皆稱義兵以應公梁山璹等回自
行在自是行朝命令始達於兩湖矣（碑）

文昭殿位版初瘞于 殿內金千鎰募人入城潛取以來
奉安于江華 命賁膺募人（宣廟寶鑑）
賊據京城久都民之避兵者多還京城与賊雜處公乃募
死士潛入城中曉以順逆利害城中民皆感悅送款者
數万人或潛殺賊獻馘軍前其自拔歸公者日以百數
公乃率諸將家衛四百艘泝江直進鼓譟耀兵于楊花
渡揭榜罪狀秀吉以挑城中賊賊終不動
癸巳正月提督李如松既復平壤進次開城將討京城賊
公悉具道里地勢及賊情形以報提督回進軍仙遊峯
為提督聲援分兵間出撓賊賊日以窮蹙乃大殺都中

民燒廬舍棄城南走公率將佐入城臨于 宗廟舊墟
朝廷命公追賊公方卧疾聞 命蹶然起曰我得死所矣
時公部曲為諸帥所侵奪存者僅數百率而南賊盤據
嶺海將西窺湖南諸軍多左次以避其鋒公謂湖南國
之根本而晉州實為湖南蔽請守晉以捍湖南不待報
而入于州州創殘甚城池器械无可恃者公与崔慶會
黃進高從厚張潤等約以死守 并碑
六月十九日賊自宜寧進向晉州漫山塞野炮聲震動天
地分送斥候或向丹城三嘉或指昆陽泗川以阻援路
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洪季男領軍到晉城言曰衆

寡相懸不如退保全千鎰怒責不從居怡等引軍還出
二十一日賊先鋒數百騎到馬峴峯上耀兵馳突明日
賊大至勢其風火一時圍城賊勢日熾蟻子不通一日
慶會千鎰登樓望曰援兵大至衆皆大喜鳴鼓爭望則
遠近百里皆賊兵矣千鎰慨然曰天若助順吾等濟事
朝天則賀蘭之肉可膾炙共食矣日月錄
賊編竹木爲櫓盾中列砲穴以攻城我師隨機應之賊將
數人會城東山頂公覘知之密發砲中第三坐者仆地
公素病脚不能行肩輿行城晝夜不少休手麾以哺守
堞士士皆感厲城久不下賊死者過當而猶不退會久

兩城土疏善崩黃進張潤中丸先後死賊添兵急攻聲震天地肉薄爭登城中矢石俱盡徒以竹木刺擊賊乘勝闌入城遂陷公在矗石樓上惟長子象乾幕下梁山璹等親兵僅十人在公側不去泣且呼曰事去矣將柰何公怡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但爾輩可憐耳遂起北向拜与子象乾相抱赴樓下潭水將佐從死者不可勝紀

皇朝指揮吳宗道素敬服公遣使操文以酹之其辭甚悲摠督軍門邢玠亦稱公忠魂毅魄凜然如在（并碑）當板蕩之日從容就死不失所操惟金千鎰梁山璹二人

而已當晉州之圍千鎰聞圍急引兵馳入此其難也事急之後軍中以爲千鎰士人勸使以兵屬副將馳入城自全則千鎰不聽終守矗石一面至於賊兵登城猶顏色不变從容北向再拜而死梁山璹乃是壠畝布衣特是千鎰叅佐之人雖從死可也不死亦可也千鎰勸使出城毋令同死則以爲既与同事當与同死卒從千鎰死非所履篤實者能如是乎白沙雜記

晉州之陷西崖以爲全由於金倡義失策云者晉州之城東南矗石大江賊不敢犯惟西北一面受賊故金倡義以爲令諸將守禦則慮有不謹之患与黃進張潤等獨

當之其餘諸將分守東南及城陷賊自西北闌入所謂失策者蓋指此也詳載晋州叙事牛山簡牘

李廷鸞

字文父全州人嘉靖己丑生　宣廟戊辰登第壬辰
起義兵拜公州牧使全州府尹兼三道召募使庚子
卒年七十二

公與鄭賊汝立同一城疾其兇悖常以莽卓目之公登第
賊方顯重於朝擠公不遺餘力自校書郎歷典籍出爲
海美縣監良才察訪開城都事猶被其媒孽皆不久而
罷及賊誅人始服其先見

壬辰倭自嶺踰湖屯錦山以撼全州州尹親危惴惴无朝
夕計時公罷官居家糾聚義旅將西赴國難按使駐聞

于朝止公行留攝州事委以保障公慨然曰今賊鋒遍
七路獨湖南僅通國脉若失此州湖南不能保而國事
无可爲者我王臣當与此州同存亡遂先驅家累入城
一境從令无譁雖世居豪傑不敢動公治守禦具立辦
晝夜在軍中數月不解決拾臂肉皆爛目厲氣廵城過
家門未甞一入語及君父播越必西望痛哭甞啓其足
示子弟曰足底黑子汝等須知之蓋欲志之於臬湜之
衷也衆知公意已決咸效死莫有二心及賊薄城公輒
去所乘馬使人諭家眷曰即不幸宜各自決毋污賊手
不則无以見我於地下遂誓于衆曰各部甫部毋擾毋

枉費一矢敢違者斬城中肅然不聞急走疾呼賊知有
備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事聞復授太常僉正
丁酉賊再舉公為守城計措置䂓畫如壬辰之為民恃而
无恐及天將棄城而潰城中大亂遂空公怏怏无奈馳
訴於朝朝廷遂以公為全州府尹兼三道召募使至州
賊退纔數日天兵滿城民枕死扶傷无帛公不解衣乳
哺撫摩民皆全活而軍餉不乏
公生而魁偉慷慨有大志懷奇負氣不欲齪齪隨人後湖
中人士咸以為不及雖公亦自謂湖中人士不已若也
事親至孝居喪廬墓不食鹽醬友愛諸弟无間爲居家

氷蘖自守好善如嗜欲即不善雖貴顯若將浼焉方質自可不肯与世俯仰以此困躓終身而不少悔并李月沙廷龜

右神道碑

當倭虜舉兵入寇　大駕西幸國命綴旒雖平時素以士大夫為名者无有以背國偷生為非者公以罷官家食之人攝守全州徒以忠義激勵士民卒以烏合之衆為朝廷保孤城以資恢復之績其後先鋒再逞公方收其餘燼盡力防遏而亦遭上官動勸忌媢多方沮敗卒使兵卒鳥驚魚散公遂單騎赴　闕具陳其狀忼慨憤痛群淚俱發當路亦為之感歎覩其忘衆寡勇怯之懸而

感欷直前奸人雖誤事機亦无挫抑衰息之氣而成敗
利鈍之慮終不入於其心則其終於不死者特偶然而
非公之所幸也宋左菴時烈撰墓表

趙宗道

字伯由自號大笑軒咸安人漁溪旅之五世孫曺南
溟門人嘉靖丁酉生戊午中生員屢擧不第以公薦
授察訪歷陽智縣監金溝縣令壬辰倭亂起義兵拜
掌樂僉正丹城縣監咸陽郡守丁酉守黃石山城城
陷死節年六十一　贈吏曹判書

公生七歲能屬文十歲學于隱君子鄭斗聰明過人於經
史諸子一讀終身不忘

以公薦初授安奇察訪時日本遣玄蘇來蘇以詩試我多
慢易之見公作必再拜而讀之

己丑之獄公亦坐連累与崔守愚永慶並逮繫經冬守愚
對獄卒呼叱如奴公諧笑自若獄中爲之語曰崔司畜
之呼叱趙金溝之諧笑縲絏俱忘守愚竟瘦死獄中公
得釋每言及守愚輒涕泣
公有至性高行事父母猶恐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仁於親
戚忠於交友見世道日汚飮酣笑傲以自戲爲落一不
以居家生業自累柳西崖睿摛之曰伯由外若跌蕩內
守堅確有烈丈夫風 并眉叟許穆撰墓碣
公見高識遠氣豪心雄故其氣像如數層高閣四无遮障
軒豁通敞万象呈露爲文字不尚奇偉而豪放紆餘无

有窘滯无書不讀尤長於史間視古今明達事理人物

邪正國家治亂瞭然若眼前事

公所與游皆名流如晉州之河覺齋高靈之金松菴安東

之金鶴峯柳西厓星州之鄭寒岡金東岡其人也氣求

聲應無相推服公之婦翁李判書俊民嘗曰東國人物

卷爲吾有益自多其得公爲女婿矣並閒谷集

壬辰有倭寇列郡望風奔潰公嘗至京師聞亂南歸與正

言李興相遇慨然言討賊事約爲同死至咸陽見招諭

使金誠一大喜傳檄郡縣即起兵金公以公爲宜寧假

守至則郭再祐已起兵於宜寧公即推與之還見金公

道聞兩京不守而　車駕已過重江以為國亡矣欲臨
江自投而死金公曰不可道説不可信且徒死无益也
公然之
丁酉賊復大擧而西公時為咸陽郡守上書體相乞全付
一郡兵民以死效之遂奬卒境内據險守之已而有
命守黄石公即与安陰縣監郭趪謀繕完城里未幾公
遆咸陽皆曰守城危又无官守可以去矣公曰吾既以
死許友而賊已急義不可去咸陽子弟初欲散去聞公
之義即從之主将白士霖曰城險賊易与耳及賊薄城
士霖夜毁城逃去城遂陷公与郭公北向再拜而死之

八月十八日也初公知事不可爲令妻子出去妻李氏曰老妾當從死義不可去也遣其二子曰毋令趙氏絶祀也（并墓碣）

友人金東岡宇顒聞而義之爲之詩曰嶺表堂堂友心雄氣亦豪驚聞王蠋死肯作疊山逃義烈扶人紀英風壯本朝平生談笑處江闊碧天高人以此句能摹寫公氣象處云（澗松集）

宗道通之于列邑有曰死雖可惡綱天地而死逃生縱欲偷在犬豕而忍活等其死也寧死於義敢望生乎捨生於仁後宗道死於黃石山城人以爲不負寧死於義之

言云日月録

公嘗過岳堅山城詠絶句逸其半只有一聯曰崆峒山外生猶幸廻遠城中死亦榮觀於是詩則丁酉之死蓋前定也鄉友篁巖朴先生撰旌閭銘曰稟剛正氣守一箇是難不苟免風霜節義澗松集

人固有一死處死為難伯由有以處死矣然人之知伯由者甚鮮獨余平生信伯由之心而知其有烈丈夫之氣今果立節如此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哉是言也柳西厓成龍撰傳

金汝岉

字士秀順天人嘉靖戊申生　宣廟十年丁丑登魁科歷正言獻納義州牧使參玉堂錄壬辰倭亂以申砬從事官戰死于忠州

爲兵曹郎官　上御東苑閱武聞公善射　命試之公辭指眚免試出爲忠清都事朴相公淳知公有國士風心重之適道其累引公相見設賓主禮相公素名知人眘許可門下客被其容接如登龍然是日觀相公之待之者死不諫然変色始方伯慢公頗自倨時屏氣守屏窃聽於下風大慙懷謝

順天缺府使難得人　上聞今日稱文武具者必以全某爲首欲除此人聞其有老母如何銓曹以資淺爲觧盖清議欲用公爲本朝郎而　上特予准級異數也并金清陰尚憲撰神道碑

壬辰賊報至　上以金汝岉才勇可惜　命於防禦緊要處定配立功自效時汝岉以前義州牧使坐事被逮出獄柳成龍白上計事大奇之　啓曰臣今始見汝岉論兵事不但武勇才畧過人請置幕中資其籌策　上許之申砬又請臣曾鎮西路知汝岉非但才勇乃忠義之士請付臣先行　上又從之

中砬軍次丹月驛獨与數人馳至鳥嶺看審形勢金汝岉
曰彼衆我寡難以抵鋒宜守此險阨以禦之又欲拠高
丘逆擊之砬皆不從曰此地不可用騎當於阜野一戰
遂引軍還入忠州城汝岉知必敗乃遣奴寄書于子瑬
曰三道徵兵无一人至者男兒死國固其所也國恥未
雪壯心未灰仰天嘘氣而已砬乃引兵出屯彈琴臺背
江而陣四月二十七日賊踰嶺至丹月驛翌曉分路大
陣直入忠州城左軍循達川沿江而下右軍循山而東
泝上流渡江戈戟耀日砲響震天砬衆大潰而賊已四
圍人争投水流屍蔽江并宣廟寶鑑

砬蒼黃欲馳奏視公屬草公擐甲冑臂弓腰箭屹然不動鳴毫颯颯卒書投筆无一字錯精采倍於他日帳下觀者人人嘖嘖稱歎軍潰砬字呼公曰君亦求免乎公笑曰豈以我惜死哉同至彈琴臺下手殺賊數十人相与赴水初 上令廟堂舉西南邊郡緩急備脣者推宋公象賢暨公以應旨宋公死東萊公死於此一時遂東大有光於國

公少英特學書善博士家言尤曉暢司馬法丰神俊采映帶數人出入争目屬之次第一時豪傑无有能先公者公亦自負倜儻好意氣常有千万人吾往之志早孤事

母夫人如嚴父或有誨責終日伏戶外不命不退俾人畢獻大夫人所一未嘗私焉喜施與重然諾所與游盡魁士徐義州益林龜城植鼎相合二公皆有母每遇壽節公奉之如其大夫人二公之為之也亦然 并解

金義州汝屹庚寅年授義州牧使州境連上國冠蓋相接自古惟以杯盤䜩樂為事公既慨然盡祛前弊務修器械操鍊軍兵其時不悅公者因此搆陷就理對辨壬辰變起公尚在理聞賊兵渡海謂同繫者曰兵法云兵因敵而制勝水因形而制流將不知兵使此賊去舟登陸其勢迅突必不能當矣當時廟堂措出制勝方畧使之

下陸後勦擊故邊將无意遮遏于洋中及列郡尾觧官兵處處奔潰人始服其知兵（重峯集）

重峯抵刑判李增書曰全義州弓馬之材世稱巨擘其欲不慢御儶之畧者素有忠義之性今因奉職之際少有不思之愆將被倚法之削勍敵傍窺壯士被刑豈不為明主之所追悼者乎

劉克良

字　延安人登武科官至副元帥壬辰守臨津戰

死

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公少孤學武登科歷官榮顯諸公爭以將才薦母謂公曰我本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杯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公聞之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上疏削科還爲奴洪相曰爾非我奴也何爲出此言公曰母既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相義之爲放役文券給之公謝而去每以主稱之宰邑帥閫贐遺不絶每見謁之時自里門步進所獻之手自持

納

公嘗爲衛將分軍洪相八直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數字招之公即欲起去兵曹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徑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座驚歎（并潛谷旧錄）

壬辰之亂克良以別將從守禦使申硈防守臨津初都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斂舡隻悉在北岸賊結陣于臨津南相持十餘日終不能渡一日賊焚江上廬幙撤帷帳載軍器爲退遁狀以誘我軍申硈素輕銳无謀以爲賊實遁欲渡江追躡是日都巡察使韓應寅亦至將悉衆追賊命元以應寅新自朝廷來且

令勿受已節制故雖知不可而不敢言克良年老習兵
力言不宜輕進申㫚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
避死爲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卒其偏
先渡我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一時俱起諸
軍奔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數人
爲賊所害 懲毖錄

黄進

字明甫長水人莫成公喜之五世孫嘉靖庚戌生

宣廟九年萬曆丙子武科歷宣傳官居山察訪同福縣監益山郡守癸巳以忠清兵使守晉州城陷死節

癸未時錢之役公從征斬獲甚多有友人以罪充軍而得功乃免歸公悉以所獲與之（張谿谷維撰碑）

庚寅從從叔父黄允吉使倭虜時倭酋秀吉已有構亂計威脅屈辱无不至一行多惴慄而公氣彌壯不少挫倭人欲誇示其藝能射帿於路傍相去僅五十步公即設小的於帿傍發无不中又連發二矢並落飛鳥倭人驚

伏馬將還傾橐買寶劍二口曰非久此虜必動吾將用
此矣時主和而通使皆柄臣議也公舟中作歌以譏之
左參宋時烈撰諡狀
使還一行上下皆以為賊必大舉而來獨副使金誠一於
榻前大言賊万无來犯之理　廟堂專信之悉罷戎
備公憤惋不已曰吾等雖有口无異牛後欲上疏請斬
金誠一兼陳禦侮之策宗族懼禍不測力止之竟不果
除同福縣監將赴任見一馬羸瘠骨露而知其為良馬以
高價買之到官肥養之每衙罷輙擐甲騎此馬習馳騁
十餘里而止其回必馳上挾仙樓盖知賊必來而以臨

難致身自期也其終始擊賊秉此馬（并南[illegible]撰行狀）

壬辰倭傾國入寇公以同福縣監從道臣李洸勤王北上時兵使崔遠虞尚監司金睟皆來會至龍仁師大潰公獨全所部兵不亡一鏃有偏將盡亡其徒屬步詣曰將奈何公為遣親信遍諭亡卒於竄伏處吹角一聲亡者復集其偏將握手歎曰公真將軍也（諡狀）

賊之初至鎮安也道內諸將皆屯守熊峙公與烏嶺辛兵探賊鎮安路逢賊兵公馳進射殺先鋒賊即退聞有犯南原之形移守南原界又聞賊欲犯全州還熊峙急赴全州則賊兵已渡安德院諸將皆退避公直赴安德院

邀擊大破之賊將中矢死其卒不暇輿屍瘞道側而走

以其功爲訓鍊判官

聞錦山之賊爲蹂躪湖南之計即往守梨峴公布陣當尾最先受賊之地与麾下孔時億魏大奇黃璞等誓同死循國夜夜警守不寐先是監司李洸令諸將欲探賊則皆從中路有所聞輒還公必直抵錦山城底的探賊形李洸常稱歎至是招公計之曰諸將無可信者君有屢往之勞將奈何公即請往卒步卒三十餘人將發夜半候望者報有兵馬群自遠漸逼公方梳髮賊報益急公梳畢又啗飯令乃人張刀未及設備賊果至公与孔時

億等三人及家奴壽伊殊死戰公中九傷脚流血滿靴
猶不覺奮擊愈急矢前後相續不絶給矢三四人猶不
及所殺不知其幾百人至毋指傷破猶不省其痛裴矢
不暫已一矢能貫數賊賊中矢者皆立死賊大敗遁走
伏屍數里而我軍无一死傷者有一賊潛伏放丸中公
額頓仆氣絶賊乘勢更進孔時億等力戰却之麾下士
舁公還同福路經全州士女爭持壺漿迎拜馬前曰倘
非我公力戰摧賊此地生靈肝腦塗地矣（并行扶）
鄭相澈體察南服聞公名檄公權守益山郡兼助防將軍
聞爲眞從節度使宣居怡引兵北屯水原以斥堠在前

遌賊力戰奪其馬而來陞折衝爲忠清道助防將 碑
公之遌賊被圍也賊知其爲名將欲生得之令兵不放丸圍守而已久之公忽下馬將士莫知其由皆惶怖盖欲突圍且休馬也俄而乘馬揮鞭一躍飛出用長釖左右斬斫洒血渠髯凝如懸氷觀者股慄 行狀
癸巳春特授忠清兵使京城賊退公躡賊至尚州赤岩与賊戰連捷是歲六月賊將清正大擧將犯晋州公与倡義使金千鎰節度使崔慶會諸將李宗仁等會于晋州公言諸軍俱蹙入一城被圍而无外援則城必危矣欲自引一軍壁城外表裡相應以分賊勢倡義使難之公

不得已遂同入城為死守計俾
六月十五日清正合諸陣兵號三十万直向晋州二十一
日賊二百餘騎出没于東北山上二十二日辰時賊五
百餘騎登北山列陣耀兵城中不為動已時大衆継至
分為二起一起陣於開慶院山腰一起陣於鄉校前路
初一交戰城中射殺頗多賊斂兵而退初更更進大戰
良久至二更乃退三更更進五更始退先是城中聞賊
将至以為城南直矗石南北最為絶險賊必不敢犯而惟
西北可以受敵遂鑿濠儲水至是賊負土填濠二十三
日三戰三退其夜又四戰四退賊每一時大呼聲震天

地城中亦乱射死者不記其数二十四日賊添兵而来
陣於馬峴及城東二十五日賊於東門外積土爲山作
窟於其上俯視城中放丸如雨公亦於城中對築高陵
公脱去衣笠親負土石城中男女感激涕泣竭力攜戴
以助之一夜而成於是放大砲中破賊窟賊旋改造是
日又三戰三退又四戰四退二十六日賊作櫓畧以牛
馬皮各負戴以防丸矢来毀城城中以大石滚下賊乃
退賊又連二大木於東門外其高数十丈上設板屋藏
兵其内投火於城屋宇延爇烟焔漲天不辨人物而公
愈益整暇時天一雨弓矢鮮脱賊知兵力已困以書投

城中曰大明之兵亦且投降甬等敢為抗拒乎公子諸
將以書答之曰我等死戰而已況天兵三十万今方進
擊汝等盡勦无遺賊褰脅叩之曰大明兵已盡退矣是
日晝夜七戰二十七日賊等土為五堆於東西兩門之
外結竹棚俯臨城中放火如雨城中死者三百餘人賊
又以木櫝蔵兵載四輪車穿甲者數十人推以進以鉄
錐鑿城李宗仁殪其穿甲者五六輩皆棄櫝而走城中
乱投大炬櫝中賊皆燒死二十八日賊悉銳進迫城下
城中殊死力戰賊死甚衆其一將中丸而斃賊曳屍而
去公俯視城下曰今日之戰賊死可至千餘有一賊潛

伏城下仰而放丸中公左額時一城倚公爲重公既絶

城中涕泣洶懼 諡狀

城陷賊夷爲平地城中死者六万人自城中得脫歸者皆

云黃石若在城必不至陷矣公雖死城雖陷而賊之精

銳大挫於此故欲向湖南至石柱而撤回其蔽遮湖南

再得保全皆公之力也其後巡察使李尚信祭公之文

曰公在城存公去城亡死緩須臾可保晉陽白沙李相

公褒崇收議曰守城之事黃其爲首公論也

公之初入晉陽也義兵將郭再祐在昌原語公曰晉城臨

水背山賊若據其腰而援兵不至勢甚危矣且公乃忠

清兵使非有朝廷命令必守之責雖不入可也盡瘁邦家以討賊爲己任者莫如公不必自投於危城也公曰既与倡義相約豈可臨難而負信乎雖死不可背郭公知公不可回遂取酒爲別并行狀

公爲人嚴重尚氣節長身美鬚髯形貌甚偉自幼業弓馬膂力絶人趫捷如飛与李宗仁齊名相友善約同死生竟如其志云碑

公有一兄友愛甚篤其在同福其兄在道主幰下聞其兄妾被主將譴責禍迫朝夕徒步夕發未曉而達于全州其間二百里有餘也能及時解難人皆嘉歎行狀

公嘗自歎幼孤失學而發身以弓馬其志尚在於儒雅所
與游者皆端人正士也及遭寇亂慷慨歔噫其二子奉
夫人避亂時請行間省覲則无一言及家事惟國危主
辱痛憤怨疾而已平生勇於急人雖裘馬存所不惜見
士卒有病不能行者則輙以其馬載之而徒步隨之軍
士莫不感泣思死而戰不旋踵故所向无前爲雖不事
文墨而悔斂當軍務委積之日左酬右應不動聲氣而
俱合機宜最是質直剛毅不能容人之不是雖達官要
人无所撓屈於其日本時發於言爲者可見也以故仇
疾者甚多是以其殺賊之多捍禦之功若是其卓卓而

追典止於贈官終不予帯礪之盟可勝歎哉
公平生有愛馬毎過公墓前悲鳴躑躅久不忍去人謂感
於其所畜云 并誌狀

元豪

字仲英原州人嘉靖癸巳生丁卯登武科歷全羅水使滿浦僉使平安兵虞候呂州牧使壬辰倭亂爲江原道防禦使戰死年六十　贈兵曹判書

公少篤志於學與尹相國斗壽根壽兄弟李大成海壽相友善同業於師門諸公早登高第歷敭淸路公獨不偶乃自奮曰吾所從游者惟有此三人豈可復從少年輩治筆硯哉況吾先世皆以武顯奚獨在於文尹相兄弟適來訪値公往射場止之曰以君之才豈終不利而乃爲此耶公歎曰事君各以其才何論文武

尼湯介之亂公以端川郡守領所部追賊深入殺獲甚衆時當盛寒手指皆墮軍中皆驚歎(并潛谷舊錄)

壬辰五月助防將元豪擊殲驪江屯賊豪以江原道助防將屯驪江甓寺以斷津渡江原監司柳永吉亟召豪還本道豪去而賊始渡江北上既而豪再來招集州兵見賊屯龜尾浦乘曉掩襲斬五十餘級餘遁去自是賊不入驪州路(宣廟寶鑑)

柳永吉在春川又檄召公還擊北路賊公引兵由春川入金化猝遇大陣即收兵上山賊忽攻之終日殊死戰殺賊甚多公兵亦盡矣只麾下六七人在側公氣益奮手

射賊十數賊知公矢盡復大進兇可奈何顧謂左右曰吾受命討賊力盡而死角等其各散去遂授千仞之壑而死其地距縣治十里許賊懸公頭於縣門榜曰朝鮮軍民皆已歸順元某獨爲國抗我云縣人潛識其處以標公屍夜取公頭而藏之以待幺孤而指告爲朝廷舉兇事者若干人聞奏天朝公在其中皇帝嘉之賜公家白金二十兩朝廷特贈兵曹判書且給夫人月俸命錄用其子孫

公孝友出天事毋至誠与兄水使亮夾墻而居常聚一堂得一味先進於兄用兄之物如己之有尊師向學之誠

終身不少衰每過師墓必展謁遇忌日輙喫素當顛沛
蒼黄之日受命東出猶盡禮墓下而去臨事激仰頗視
權貴平生不肯隨人俯仰故蹭蹬不大顯

公在端川侍妾買銀指環公驚曰此産銀之地吾在此寧
使家有此物耶遂杖其買納之奴奪其環而去之其清
白如此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八

朴晉 毅烈公

字明甫密陽人嘉靖庚申生 宣廟朝以別薦除宣傳官司僕內乘萬曆甲申登武科歷刑曹佐郎戶曹正郎訓鍊副正密陽府使壬辰倭亂擢拜慶尚左兵使又爲副摠管慶尚右兵使全羅兵使黃海兵使官至刑曹叅判丁酉卒年三十八 贈左贊成

公有神聰年十二時隨往考僕壽慶尚左兵營任所樸裨欲試之引列邑軍摠使一覽而奪卷以問則某邑之某色軍幾人某軍保幾名應口輙應響響無豪髮爽其人

吐舌 家狀

公天資敏達英毅骨清貌雅望之若經生學士雖迫於
朝命從事弓馬自幼以禮自律內行純備雅喜經傳尤深於易理每謝暇讀啓蒙投沙甁中以籌之及歸復沙輒滿

宣廟常講周易筵臣有以白公者以宣傳官被召聞應對多稱 旨 上大嘉悅特除司僕內乘而加賜虎皮弓箭一時榮之 并諡狀

公始習射臂軟不能彎弓乃以竹片帖臂助射力然射輒中同儕每稱以朴穿楊 家狀

壬辰四月十五日甲辰倭寇大至兵使李玨棄蘇山而遁密陽府使朴晋敗走晋少業文不成旋登武科僅遷官遂躐是任當拜辭之日人皆以年少恐不能稱巨府及是聞釜山之陷領兵往赴之東萊亦已陷晋顧玨曰蘇山不守嶺南非我有也我當扼其前公可批其後我敗公可救我勝公可夾攻慎勿負玨曰諾晋自率五百人陣於前賊見勢弱長驅而至其鋒甚銳玨見晋軍不敵遂遁去晋進无後援亦奔還

時監司分付各邑守令相繼入送或中路遁去或出門輒走或不見賊而走兵使水使相繼棄鎮其他僉使万户

難以悉記自釜山至此一先交戰者獨晋所率三百餘
人自蘊山敗還欲以前江爲守又欲呼召散卒則人皆
恇之莫有應者未及治兵賊來迫是日大霧未辨咫尺
以此晋亦未放一矢師已潰去遂馳入城中
十七日丙午賊到密陽前江晋焚城而去晋自東萊還城
後聚呼軍民欲守待援則内外居民奔散已死奈何晋
知无可爲遂燒倉庫馳赴金睟所駐處并壬辰錄
六月以朴晋爲慶尙左兵使時晋從金睟到温陽受命還
下以本道賊熾未得渡江金誠一在右道移文勸晋使
援晋州曰當職手下雖有千兵白髮書生不閑軍旅將

軍若單騎臨此則頓以義兵悉付麾下左右兵使内外相應討四川零賊全晋州巨鎮勿以左右道異貴為辭以酬従前徇國之志日月錄

時賊兵充滿行朝并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動撓不知所出及聞晋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従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朝廷矣壬辰錄

晋既為兵使収拾餘兵分遣諸將進退剿截并勢稍張行朝奏牒相継 上甚重之曰予恐晋輕賊而危之嘗欲召晋西赴為副帥以圖平壤以廷議稱其不便而止宣廟寶鑑

朴晋令新寧人權應銖募兵千餘人人持一束柴乘夜進
攻永川因風縱火賊大窘冒火突圍而出我兵亂射之
數千之賊盡被燒死餘者或投崖溺水死者不可勝紀
尸臭雍道人不敢近陞晋嘉善擢應銖助防將壬辰錄
八月朴晋與諸將士會于安康以軍官權應銖判官朴毅
長爲先鋒率十六邑兵万餘名夜行四十里平明薄慶
州城募將士焚城外人家烟焰漲天咫尺不辨大軍圍
而攻之賊兵自州東十里餘不意突進襲我軍後大軍
驚潰將士棄甲投兵而走賊乘勝趕殺橫屍相枕西川
盡赤慶州永川奮義之士皆死盖前一日彥陽之賊來

歲溪谷偵伺我軍而諸將不察以致潰軍人皆痛之山西

雜録

九月朴晉復慶州晉屯安康縣夜潛兵從城外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陣内賊不曉其制爭聚視之相與推轉撫摸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二十餘人一陣眩倒莫不驚惧以為神明日遂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万餘石事聞陞嘉善宣廟寶鑑

癸巳賊將清正退據釜山外以請款為名内實擄兵覘釁經畧顧養謙力主封貢久相持不決戰公往見總兵劉

縱奮馬箠畫地曰敗則請欵勝則盡殲此自狡倭伎倆
督府諸公靡然見欺於一小豎坐待封貢之完局小邦
恥辱固無論奈損 天朝威靈何仍抗慨泣數行下總
兵感歎握公手曰吾為公主戰公勿慮為經略竟確唱
不已欲以危事中公朝廷即以副總管召還
夏賊復侵軼湖嶺聲言再犯京師 上復以公為右兵使
兼督捕使嶺南諸將皆屬焉賜宸翰獎勵之公即馳下
至則覈功罪嚴號令士皆樂為用賊亦聞公來先咋不
敢出經畧尚不悅令一總兵管公軍操切甚使不得自
為戰公始則務屈體順適其意得賊首輒歸之總兵猶

不恢公憤不自勝扼惋大言曰吾自討吾賊何与總兵
事總兵驟怒自起蹴公幾折脅經略愈益恚娟嘖言及
朝廷朝廷不得已移公全羅兵使
公為將忠義奮發機變捷出揮涕厲士士皆忘生臨陣意
氣自若冒鋒鏑先登用此能以少擊衆轉敗為勝其間壯
晉以密陽府使政當賊路門户臨乱不迷率勵兵士以一
府之卒當大勢之賊遏賊黄山親冒鋒血刃戰以退其
所摧敗亦足示於諸將及賊勢滔天一道大小將官於
頭風靡无敢出一鋒撝呵者晉終始一節百折不回奨
率孤軍勉以忠義東西出沒在在勦擊雖屢危殆而不

避鄭險一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朝廷賴以探知者惟有晋之牒報而已若晋死則嶺南聲息幾乎絶矣　上亦爲之嘉歎曰觀晋之所爲直恐不免晋若死國事去矣爲晋者豈有混死之道乎當觀勢進退可也晋死乃不量此勢而輕進邪其愛恤之意溢於言辭卒能收拾道内將士漸成陣形使一道氣脉既絶而復蘓人知賊之可擊者晋之功也白沙雜記

王若曰臨亂竭節忠勤既效於宗祊序爵策勲褒錄寧間於存沒式申哀贈用奬義魂惟卿墟右先獲關西茀一

李飛將之猿臂百中爭能班定遠之虎頭萬里骨伊鵃

略足以馭衆有緩急真可任兵徂茲國步之多艱以鼓
島夷之荐食蒼黃西土痛九廟之流離七十南州先一
介之男子御於土崩瓦解之際獨奮主辱臣死之心作
保障於密陽賊不敢近枕鈇鉞於嶺左民賴以安奮劒
斫慶山之倭疑兵走安東之賊至於永川之大捷寔是
中興之首功念前後之勞勤難一二而數計故 先王
賜書而奬勵及寡人授衣以褒嘉逮予監撫於湖南幸
御邑行於鶴駕翊方之旌旗爽彩澶淵之士卒騰歡一
節死間於險夷利器益别於盤錯荷卿捍衛之力成予
匡復之基何勲業之未終忽長城之斯壞大樹之功不

伐詎念百戦之殊勞宣武之録未忝莫慰九原之忠魂
属茲新勲之勘定緬懐舊将之儀形錫之土田豈足盡
酬德之意勸諸鍾鼎聊以表念功之誠 録勲狀書

郭再祐

字季綏號忘憂堂玄風人嘉靖壬子生 宣祖乙酉

擢庭試第二名以所言忤 上意命盡罷一榜不復

求擧壬辰首起義兵初授幽谷察訪歷星州晋州牧

使嶺南防禦使慶尚兵使棄歸謫靈岩放還後拜統

制使左尹咸鏡監司全羅兵使皆不就丁巳卒年六

十六

公兒字宏遠豪俠好義少從南冥曺先生學南冥妻以外

孫女父越嘗牧義州公在側三年一不近女色人服其

操後越奉使朝京公從之相者異之曰必為大人名満

天下
丁外憂喪祭盡禮有愛妾病重請一見而死公曰訃可聞
也見不可為也服闋遂棄舉子業篛冠芒鞋漁釣自娛
為終老計年四十餘布衣窮居隣有美女其父母愛之
嘗言不以與凡子必以為宰相妾公曰若欲為宰相妾
與我其人奇其言而許之
壬辰之亂賊作幾旬 上西幸公起兵於宜寧以初起兵
兵少賊強設為奇兵誘賊出沒詭謂曰天降紅衣將軍
賊大驚謂飛將軍不敢近公所領皆鄉兵烏合不習於
兵又㤼於攻戰公每戰必身先士卒以激衆心以故衆

皆出死力遠近響應（眉叟許穆撰神道碑）

再祐初聞諸道連陷列鎭主將及方伯守宰皆避深山莫敢交鋒乃奮罵曰 聖朝休養臣庶二百餘年一朝有急皆爲自全之計不顧君父之難今若以草野不起則擧一國三百州无一男子寧不爲万古羞耶於是盡散家財募聚散卒解所着衣以衣戰士脫妻子所着衣以衣戰士妻子且激以忠義自是所募戰士如沈大承權鸞張文章朴弼等十餘輩皆勇敢善射之人感激泣下願与同死手下勇士五十餘人發宜寧草溪倉穀又取岐江棄船稅米以餉募士人言藉藉或以爲發狂或以

為作賊陝川郡守田見龍以為賊報廵察使士卒皆散
去會招諭使下來問其名招見之激以勸起於是士卒
還集冉祐不問賊之多寡直前先畏以一當十戰時必
着紅綃帖裡具堂上笠飾馳馬掠陣往來倏忽或隐或
見賊徒莫測其端然後盤馬回旋擊鼓徐行以為行軍
節次賊徒不知其軍兵多少自結陣處至賊路二三息
之程連設候望潛報平否賊到百里之外陣中先知之
預備戰具故常逸而不勞常靜而不撓賊若多來則於
所望山上令人持一柄五枝炬終夜舉之喊殺相應有
若千兵万馬賊徒望輙遁去又選精銃潛伏於要害處

寇若无人賊至輙射殺之賊不敢登岸焚掠再祐又約軍中曰要須殺賊而已何必斬級要功若為他日受功而討賊則非誠心也衆皆聽令終始无献級

招諭使金誠一以三嘉之兵付再祐再祐領二縣之兵以尹鐸為代將朴思齊為都摠許自大造軍器鄭演為督役使權鸞為突騎將李雲長為収兵將沈大承裵孟伸為先鋒將許彦深典軍餉姜彦龍治兵器招諭使又令前牧使呉澐為召募官兼摠其數助以擧務鄉之饒户出米擊牛輪日餉軍軍聲大振沿江上下十餘淺灘皆設伏牒望來往相援賊不敢虞數邑人民作農如平日

幷山西雜録

六月郭再祐獲洛江賊船所載皆 宮中之寶 太祖所著鞋亦有之卽送于招諭使日月録

倭舡十八艘自蒦山驛上來自稱政丞安國寺行次欲探伽倻山至鼎津爲再祐所却退由靈山昌寧將渡歧江回稱全羅監司向湖南又送先文草溪宜寧等土民恐懼或竄山不出愚者或有迎候之語再祐又馳到賊頭引出士民諭以義理發帑餉士嚴兵設備賊見郭兵部伍嚴整懼曰此必鼎津紅衣將軍无復可渡退由蒦山向星州山西雜記

巡察使金睟稱勤王到龍仁奔還公發憤罵曰睟可斬也
列罪傳檄蹤聞 行朝方伯大怒以反逆論啓令軍官
移書目之以賊公方馳援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
天地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惟睟之黨不得於言求
之於秉彝之良心可也辭嚴義正人皆傳誦
金睟密通于招諭使金誠一使之開曉誠一貽書再祐再
祐立馬草復曰今見開諭之帖懇懇諄諄无非欲使再
祐免將來之禍成莫大之功雖然下諭之辭抑揚太過
使見之者可喜可懼再祐則不為之喜亦不為之懼嗚
呼閤下之為巡使謀可謂忠矣只恐巡使之為閤下謀

不如也廵使亦人也豈不自知其罪廵使之言閤下可使之改也廵使之事閤下可使之改也未知廵使之心閤下其能改之乎雖閤下之至誠厚德終莫能改廵使之心則再祐恐莫須有之言必發於廵使之口也閤下憂再祐之必陷於不測之地再祐恐閤下之亦終不免也然而閤下 君父之所遣則閤下之教即同 王言也何敢執一己之見而違閤下之教乎山西雜録

金誠一初到居昌見檄文問於學諭朴思齋曰再祐何如人也方伯命使安敢乃爾答曰再祐乃是忠孝底人無言我家世受國恩若遇事變當捐身以之其意只知有

國不爲身計故有此舉也誠一色变曰朝廷處置未可
知也吾當救此危命遂反究馳啓
金誠一狀啓曰再祐乃故通政郭越之子南原曺植之孫
壻也質朴无文居喪致哀鄉曲皆以孝子稱之變生之
初聞兵水使相繼遁走監司退還再祐奮然曰兵水使
遁走而不爲行刑退走草溪監司亦可斬也杖釖欲要
諸路行人力禁乃止厥後右兵使曺大坤及防禦使助
防将守令等一皆望風奔潰再祐扼腕慷慨曰此輩皆
可斬也稠人廣坐之中常常大言一朝散家財募壮士
其妻諫曰奈何出狼先計再祐大怒拔釖欲斬之妻子

衣服散給戰士之妻子家産曰此蕩盡不免飢餓乃托
其妻子於其妹夫許彥深卒所募壯士叛言擊賊鄉人
聞之皆以爲發狂再祐軍先見粮乃發草溪及新反縣
倉穀以餉軍陜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兵使下
令捕之應募者皆有散去之意臣到界之初即貽書招
之軍乃再振自是一向擊賊不問賊之多寡必先登馳
突先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最於諸將賊謂之紅
衣將軍不敢登岸作賊宜寧三嘉兩邑民人皆安業力
農五穀之盛先異平日道内餘城至今保存者再祐之
功居多忽聞三道之師潰於水原有似發狂之人危言

妄語先數蔟誑再祐以一介道民欲犯道主至於敝罪
移檄雖自謂爲國憤〻跡涉乱民而再祐當奉國陷沒
之餘能以孤軍奮勇擊賊道内残民倚爲干城今以乱
言即加誅戮則保存餘城凜賊先詐全睟以反賊已爲
啓聞若果如此加罪非但渠不服罪一道人心恐難收
拾云〻
郭再祐收復慶尚右道列邑賊兵盡走左道初玄風昌寧
灵山屯賊甚盛連雲結陣爲上下之路以達于星州再
祐或覘兵山上或馳馬城外百爾挑戰終不敢出再祐
又設一柄五枚炬乘夜登巓一時擧火先照賊陣擊鼓

吹螺放炮吶喊衆口齊應曰天降紅衣將軍在此明當
接戰必盡乃已其无悔即滅火潛退明曉視之則玄風
之賊夜已遁矣昌寧之賊亦聞風撤去惟灵山之賊恃
其衆強久不遷動再祐告招諭使金誠一發三嘉宜寧
陜川等軍陜川三嘉軍則尹鐸領之以為継援宜寧軍
則再祐領之陣于賊屯對峰分為三寨而再祐居中賊
先鋒百餘騎馳突直犯中堅再祐若不驚動射前鋒着
甲者連倒五六人馬鉄丸如雨再祐安閑自如士卒以
身翼蔽殊死力戦賊死甚衆城中賊望見酣戦一時齊
進再祐勢不相敵且戦且退賊亦不敢窮趕招集散兵

先一死傷更爲約束明日進戰不利又明日進戰限三
四期於必勝翌日曉頭再祐領軍再入遣人偵探城門
間開烟火寂寥略無動靜疑其有計平明使人視之賊
夜半焚帳已遁自此昌寧一路賊騎斷絕惟中路密陽
大丘至仁同善山爲賊往來之路矣并山西雜錄
李公好閔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爲言殺賊力
須似郭汾陽
丁酉秋賊復大至公以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城公弟再
祉之奴犯門禁斬之孽族尹生之弟望不入城公使尹
生及其季甲督還之不肯并斬之積薪於舍館以示死

守一軍股慄賊旣薄城公從容談笑但令堅守曰西屠
黃石陷南京列陣背潰體察使完平李公命公解兵公
飛報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唐兵百万安市能當列城
雖罷獨不可爲守乎拒之不從尋以母憂去
公入嶺球持服杜門謂草土之中不可向人有求与子侄
共造嚴陽子實以取資累命起復終不能後以察理使
按南邉仍爲節度使欲繕島山城爲必守朝廷不許公
上疏言時事卽棄歸臺官洪汝淳等以潰慢劾之遂被
謫臺岩
慶尚右兵使郭再祐上疏棄鎭歸家 命拿致京獄寬灵

岩郡其跡有曰今日之國勢岌岌乎殆哉 宗廟社稷
散為飛烟蕩為寒灰而人民散亡十无一二 殿下宜
悔悟奮發親賢遠奸以圖中興羣臣亦當同心戮力以
賛中興而朝廷朋黨有東西南北未知 殿下以某黨
為君子而以某黨為小人以某黨為君子多而小人少
以某黨為小人多而君子少耶 殿下豈不欲親賢耶
有不能的知其賢 殿下豈不欲遠奸耶有不能的知
其奸大小羣臣分朋立黨入者進之出者斥之各私黨
与為是非日以詆訐為務將使 殿下之國必至於危
亡而後已嗚呼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臣請陳其

一二而臣之所以退去者亦不敢不達焉若使城池无
益於禦賊則孟子何以曰鑿斯池也鑿斯城也韓愈何
以曰為之城郭甲兵而守之安市能守高麗不亡即墨
獨全齊城復興今方專力於舟師而廢其城守以為廟
堂之成筭不容再議是近於子思所為卿大夫出言自
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也夫舟師之得利者一
舟之外皆是死地軍卒皆到死力故往往得捷焉舟師
固不可廢也然專力於舟師而曰使賊不得下陸則臣
不信也下陸之後其將何以哉處處潰散將无異壬辰
臣竊憂之憂之无益於國此臣之所以退去者一也宋

室之亡和議誤之其時主和者如秦檜王倫之輩罪通于天使宗澤岳飛之徒得展其心力則宋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惟其誤於和議竟爲所亡豈不痛哉今之倭賊即宋之遼金也　宗社寧亡此賊不可和人民寧滅此賊不可和此乃國之大誓其有言和者即宋之秦檜也雖然諸葛亮曰兵不厭詐鄭伯肉袒牽羊卒保其國句賤請爲臣妾終成伯業權時之謀誠不可廢也夫和者爲名雖一而所以爲和者有不同焉恃和而因循者亡也言和而盡己者存也宋之亡於和者信其和也夫羈縻敵國莫過於和紓忿緩禍莫過於和息敵謀思休

兵息民莫過於和如欲廢之膠柱而鼓瑟耳內堅不和之心外發欲和之言有何不可於義宋无大援而我有天朝之援賊求和應之曰　皇朝許和我豈不和　皇朝不許我豈敢和兵交使在其間不留其使可也而聞倭使見囚臣恐排強寇之怨速危難之禍而无一人爲殿下言之臣竊痛之痛之无補於國此臣之所以退去者二也　殿下頃者以李元翼爲領相一國之人咸歎　殿下之得人而未幾遽違臣竊恨良相之不容於時也昔年臣得聞其言論得見其施措憂國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公平廉謹之行得於天性直從容就死社稷

之臣也 殿下不能信之親之使不得安於朝廷之上
臣切閔之閔之无裨於國此臣之所以退去者三也臣
本庸愚与世絶游結茅江岸花朝月夕魚鳥自樂每詠
三公不換此江山之句不幸遭亂茅茨松菊盡爲灰燼
釣石漁磯埋沒草莽夢想依依每自興喟常以爲賊若
渡海便當歸去江湖以終餘生猥蒙 天恩叨受重寄
追賜職帖榮及九泉感激之心願守邊城圖報涓埃愚
計歸虛更无可爲束手以坐賊至而退臣實恥之臣素
患痰疾又有心悸与其僨事辱國无寧退去江湖无事
之日臣雖歸去如遇變急臣請被堅執銳爲士卒倡且

不敢偷生苟活以負　殿下伏願　殿下視臣以漁父
勿縛以爵勿縶以職任其閑適於江湖江湖間一漁父
雖若无補於國家其是各立朋黨是已非人忘國家之
存亡而只為身謀者亦有間矣
再祐在謫一年宥還自此以後永絶人事辟穀導引累拜
咸鏡監司全羅兵使辭謝不就曰方丈松葉蒼〻无窮
願以此終　上屢召之或赴或辭出入伽倻方丈等山
十餘年間不食粒米人或强勸則雖暫下匙而即以耳
鼻還吐或謂再祐早有盛名且負奇功朝廷忌遣中使
托以巡檢入其家伺察動靜故再祐心自疑且於全德

齡之兆益知時事之不可爲遂托於道家云 肖月月川

公就鷲山蒼岩爲栖息地扃以忘憂永謝烟火作詩曰朋友憐吾絶火烟共成衡宇洛江邊兀飢只在啗松葉不渴猶憑飲玉泉守靜彈琴心澹澹杜窻調息意淵淵百年盡過亡羊後笑我還應稱我仙公患脹既久子弟始覺之問曰何不早言使施鍼劑也公曰痼疾難醫兆生有命余症非藥餌所治徒增耳汝輩憂故不言耳

公歷典星州晉州政清如水匹馬布衣去來飄然未嘗久於其任也

善山朴承旨守弘先海時未第嘗往訪之公曰將欲何往

曰赴舉而舉耳公曰此時何用赴舉曰設酌飲四五杯
俄而曰爲酒所惱氣甚不平命取罡來傾耳而瀉之酒
迸耳孔盡出亦異矣哉
光海殺永昌公上疏言不可殺不報後五年公卒

金德齡

字景樹光州人癸巳起義兵朝廷拜為翼虎將軍後

加賜忠勇將軍歸丙申被禍

將軍勇力絶倫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食之騎馬而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卧而輾由簷而墜入於樓中嘗聞竹林中有猛虎佩弓持槍而往以撲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將軍挺槍迎之刃出頦頷之下揷着於地虎搖尾而不敢動遂殺之川谷萬休

癸巳十二月光州儒生金德齡起義兵德齡有神力勇健如飛頗有氣節而家習儒業韜晦下人故人无知者亂

後守喪居家時官義兵充處數百乜見賊輒潰婦夫金應會慷慨士也屢勸使起兵討德齡起不决適潭陽府使李景儕長城縣監李貴上跡薦德齡可任大将時撫軍司南下又諭以世子令旨德齡乃与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数十人俱起賣田宅為軍資傳檄募兵應者坌集得精壯五十餘人德齡手自指畫教以行陣宣廟寶鑑

金德嶺起兵檄文曰光州喪人金德齡敬告于道内列邑諸君子比覩兇賊既出夷庚蜂屯嶺陲豕突邉堡官軍却北義旅亦徧阻兵環視兇意剿滅侍衛之匪懈内兇其人忠志之忘身外復幾何德齡早負不羈志切請纓

变生之初願身行伍欲効錐刀者計非不深只緣老母
嬰疾日迫西山終養情切絶裾未忍暫歳两歳蘊匈衷
僶而已今則母既終堂子无所恃邦其多事臣可盡節
剸情衰麻徇变金革方畧縱愧於嫖姚義氣竊慕于士
雅手揮丈釼躬擐重甲直探虎口少慰生灵之憤快雪
七庙之羞惟望遠邇恊心同心扶危至計嗚呼二百年
之休養成就一介之士其无慷慨殉國者乎指身済乱
此其時也奮膺袂登壇其可緩乎德岭力雖扛鼎勇非敵
万僶念主辱臣先不諒才智之拙収召等契之士共肩
丹心擬就功業誓當為士卒先登方今七路无不被兵

惟我湖南獨免屠戮㤗復一脉其在於是而近者民生困悴无異經亂於是而賊至則誰復禦之父母妻子人莫不有桑梓松栢家莫不眷一朝殺掠豈其所欲爲能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則此賊无不滅之理願列邑之士毋或退托其心倍增奮勵之氣霜戈鉄騎雷轉風駈則彼假氣餘魂之遺孽必土崩瓦解刃不跋血浣足待戮豈不幸甚嗚呼天兵尚辱於掩襲壇場久汚於腥穢伏勑鳴轂車右未作臨境刎首雍門誰復舉事條列如左

兵務精不務多願得吳中壯士千餘人以從并日月錄

先時晋州牧場有悪馬逸出蹂践禾穀超古起險如飛人

莫能捉將軍聞之即往勒而騎之馬甚馴常佩雙鐵椎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倭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蓋誤認為出自石底也 潛谷旧錄

金德齡謁世子於全州世子御北亭以試其勇德齡鎧甲馳馬即還潭陽

金德齡領兵向嶺南其先文云潭陽淳昌金海東萊釜山東海對馬島日本大板城指路移檄嶺南有曰志存帝向業非弓馬母既陷年兄又戰死乍隨行伍旋即辭歸上念國恥幾撫中夜之劒下憤兄讐每墮沾食之淚私禍未悔母今見背情事粗畢身可許死

甲午八月命體察使尹斗壽督金德齡討賊斗壽傳令都元帥統制使忠勇將等皆來會使之夾擊巨濟之賊郭再祐語金德齡曰今聞此擧由將軍而致之然耶曰否曰將軍究得跨海滅醜之策耶曰否曰 國家之恃以擧事者將軍軍卒之倚以赴敵者將軍今將軍之言若是則 國家誰恃而擧事軍卒誰恃而赴敵吾輩皆非令行可用之才一從將軍之令然後庶有可望願將軍一言決之勿致衆疑德齡曰吾亦不知此役首末拠窟之賊何以制之再祐聽畢長吁曰事可知矣今日事要試將軍之勇將軍之名布滿夷境兇醜退岸畏縮不動

倘今輕進示弱則殊非善後之策旣馳報元帥曰豈夷
據險絶无可制之策輕進失鏡又喪名將之威今日之
事莫若還退以待後變如是者屢元帥不從諸將不得
已乃登舡向倭營賊大陳旗麾登城防我宣居怡謂德
齡曰將軍之勇可施今日德齡乃援竪翼虎將軍旗于
舡頭張樂鼓躁前進鐵丸如雨中背疊貫德齡无以爲
計乃退師以此將軍益失衆望在不得於左相
德齡起軍三載未建寸功且尚殘酷多殺无辜尹斗壽提
因晉州回啓于朝拿來因鞫明年二月蒙宥還鎭
李夢鶴誅得文書有金崔洪三姓及韓玄就擒元帥問之

招曰金德岭崔聃命洪季男也權慄即具啓分遣軍官
逮捕時德岭承元帥討逆之命自晋州到雲峯聞湖右
平定告于帥府請徃還本家慄不許遂還本鎮即下晋
州獄并日月録

權慄慮德岭之拒 命啓使成閏文圖之閏文啓請德岭
議軍務德岭不覺以單騎來坐既定閏文執其手曰
朝命捕君德岭即跪曰 上有命何至如是傾反接
我閏文哀其寃不忍但鎖其两手送于獄荷潭夜録
忠清兵使李時言密啓至 上大驚問諸大臣曰德岭能
飛行空中云何以擒之承旨徐渻曰德岭先叛理一武

士足以械來 上曰汝何易也即命淆親往逮捕前日
被拿時公所乘馬不食數日至是其馬又不食十餘日

日 三寃記事

徐淆率宣傳官禁府都事下去德峪已繫獄矣遂拿致禁
府推鞫德峪无辜被拿寃之者衆當路皆忌无一救者
或有飛語德峪殺人如麻又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且
囑刑吏使之速殺刑訊六次脛骨已絶尚能膝行動止
如常從容供招曰臣若有異志豈於當初承元帥之令
來到雲峯又承令領軍還鎮乎但臣有万死罔赦之罪
癸巳歲慈母終壹忘三年之哀奮一天之誓割情変服

杖釼掘起累歲從軍未建寸功不伸於忠反屈於孝罪至於此万死難逭區區寸情天地鑒臨臣今已矣夫復何言但請勿殺无辜崔聃命 上曰德齡不有刑杖真是賊也獄門出入時疑其勇力拿縛大木擁圍而行竟死於杖下日月錄

德齡起兵初令匠人入无等山鑄長釼夜則有青白氣彌滿一洞山鳴又五六日人多奇之識者皆以爲不吉之兆至是果驗

金德齡起自草土中應募者多至半万一當百者三百餘人至山陰留住倭將清正潛遣畵工圖其象見之曰真

將軍也遂撤諸小陣合為三大陣不敢出兵擄掠德岭
遂傳檄日本直擣釜萊威聲大振一時諸將無不忌嫉
者會以和議止兵不進因留陣晋境上德岭知事不成
將有禍患日夜縱酒常謂其弟德普曰汝受我勇力我
受汝智畧則豈至於此乎德岭常以光陽縣蟾津居村
人為有罪捕囚獄中尹海平以天將接待事來自京下
路出湖南光陽縣罪人妻子號泣請救海平言于德岭
德岭即放出及海平上京德岭還收殺之海平聞之曰
為將者有智仁信然後可用今德岭雖有勇濫殺無辜
非仁与人背約非信不知仁信非智其時臺諫以殺人

論啓德岭竟被拿鞫鄭相琢極力救解還歸于鎮時忠
清兵使李時言慶尚左兵使金應瑞（後改名景瑞）皆欲排殺
而時言以密書通于柳相成龍曰德岭有叛相柳相以
其書欲進達鄭相以爲私書不宜上達止之居數日其
書轉入宮中未幾時言密啓金德岭遂被拿鄭相及金
相應南力救一日 上問諸大臣曰德岭何以處諸大
臣皆曰可赦惟柳相不對 上問卿何无一言耶柳相
對曰此後万一有不虞之變縱而還擒臣未之思也遂
加嚴刑一日二次連四日八次而死（牛山簡牘）
金德岭者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自稱能遁甲李貴信之薦

于撫軍司曰解捕逐龍虎飛走空中知如孔明勇過關羽世子召見獎勵拜翼虎將軍　宣廟命改其號曰超乘將軍於是一國聳動以為神將德齡亦自信不讓其宗使酒狂悖不可用也對賊壘三年无寸功卒以虛名為夢鶴之黨所引栲死亦自取之禍也（荷潭夜錄）

德齡名滿華夷前在湖南手搏兩虎誇賁倭中倭亦畏慴常自戒嚴不敢侵犯使天假一二年丁酉之禍豈至於甚乎其後賊欲知真偽請帥府面見忠勇將軍元帥答以還家終喪及詳知其死酌酒相賀曰兩湖无憂矣（山西）

將軍端雅如儒生帝有詩曰絃歌不是英雄事劒舞要須
玉帳游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求其志可見
而未及成功而聲名大盛竟死非命南人至今傷之記年

追攷

臣自幼少時得聞金德齡之事最慣搢紳耆老目其狀耳
其事而傳説之甚細其爲人雄勇絶代當其奮義身着
重甲手揮鉄椎躍馬衝陣倭不敢近爲之退却稱以飛
將軍不幸猜嫉之徒起而誣捏有同莫須有之搆虚閙
命就縛辭氣雍容其斷死他腸已可見於故宰臣徐渻
之進言而徃道也聞其所作之歌春山火出之曲則孰

不爲之流涕文人集中亦有慨然痛惜之辭此齋所謂長使英雄淚滿襟者也今者道伍回哀痛之教有此馳聞之舉有司夾啓之言以其久遠而難之夫爲國家誠公訟者惟當問其冤不冤不當問其久不久也如其不冤雖近何論苟知其冤則久而拖冤者尤合先伸何可久而持難乎况其子孫而同邑人士等白其事於歲久之後衆情亦可見矣雪継冤於既久使忠魂烈魄瞑目於九泉之中則此誠聖明朝感德事也不待百年而公訟定者其在斯乎 白軒神 冤事訟

鄭文孚

字慎之海州人號農圃 宣祖二十一年戊子登第

官至全州府尹

壬辰六月倭將清正長驅寇北兵馬使韓克誠軍潰而走

賊遂入明吉境鏡城等鎮入會寧拠 王子從渡江攻掠

老土部落還由鏡城門岩歷入穩城慶源慶興沿海路

還趣鏡城於是鎮堡叛兵爭縛守將舉城附賊鏡城則

寺奴鞠世弼爲酋受倭署置有守號群勢危張八月清

正使一偏將分領數千步兵拠吉州以摠攝諸鎮身歸

南道北清安邊各置重兵以爲聲援當此時自大將以

下至士夫避亂落壯者陷賊殆盡獨評事鄭文孚以故
与土居儒生相善故屢窘迫獲脫免遂与前縣監李聖
任慶源府使吳應台慶興府使羅廷秀輸城察訪崔東
望謫人韓伯謙羅德明等謀起義兵入拠府城世弼挾
賊勢恐喝皆潰散或從間道南奔文孚復竄匿民家儒
生等聞而赴之文孚欲由海道南還儒生要与復興義
兵文孚察其有忱悃強而後許乃號召近境散亡稍集
初文孚陷賊中脫身逃走弊衣行乞於富寧青岩境飢之
不能行或食野菜至龍城投巫人韓仁侃之家仁侃熟
視曰豈評事公耶文孚惕然曰我乃京南人遭亂不得

歸丙乞至此子何妄言耶仁侃心知之即引入其家而厚遇之秋夕日仁侃祭其祖先以祭饌進於文學文學曰禮不可如此仁侃曰吾祖賤人假令生尊有評事在側固不敢先嘗其食其致誠盡禮類如此居五六日文學從間道南行過書生崔配天池達源此二人好義者也或負或攜而行恐人物色之竄身草間而人或見之則必以鄭書房呼之遂與之同行至漁郎武陵李鵬壽家鵬壽出見大喜遂傾家奉之仍推為主將稟其指揮而與配天達源等協謀引其同類傳相招諭則境內之人稍稍赴集而姜文祐最先至鐘城府使鄭見龍亦來

會住武溪者幾一月矣鵬壽身自負粮從山路間行趨
吉州密覘倭兵出入形勢如是者凡再度而倭人与鞠
世弼相通往來不絕使姜文祐等邀於路盡殺之於是
遂以文孚為倡義大將軍李鵬壽為倡義別將鄭見龍
為倡義中衛將姜文祐為斥候將
九月鄭文孚復鏡城文孚團集土兵壯士數百餘人文祐
領卒居前即抵府城鞠世弼方稱礼伯從兵使印治府
自若猝聞兵至閉門乘城拒之文祐等脅以禍福世弼
知不敵開門迎入納印文孚下令曰大小兵民勿問舊
犯仍領世弼領兵如古遂傳檄南北州堡合兵三千人

又抄精猛突騎為先鋒吉州倭賊聞之遣兵百餘人哨
探至城西文祐等開門出擊數十人餘賊遁（宣廟實錄）
鄭見龍欲保鏡城以俟釁文孚曰本興義兵國耳今但自
守不進擊賊欲效叛盜為耶請聽輿人詰朝集衆南門
外諭以兩人所爭孰可衆是文孚計
鄭文孚大敗賊兵于吉州圍其城文孚卜日出兵將發將
士齊請曰將討倭賊而國之叛敵尚在陣中不可不先
討之遂執鞫世弼等十三人斬之以徇衆曰當初首倡
止此輩此外先与也府人可勿起衆皆歎服此文孚本
謀也復檄通六鎮誅首倡亂者會寧儒生申世俊起兵

斬鞠景仁餘鎮皆復叛民或誅或逃文孚進兵古站驛
遣兵誅明川叛賊鄭末守復其城吉州賊遂四出焚掠
一枝軍掠明川海倉文孚進兵吉州南村邀其歸路賊
兵大敗斬六百級賊一屯在磨天嶺下嶺東館柵城焚
掠臨溟村文孚回兵擊之戰于雙浦賊兵敗走斬六十
級自是兩賊屯皆堅守不出文孚分兵圍之宣廟寶鑑
觀察使尹卓然嫉文孚報績掩己嘖言文孚本一幙佐不
當自為大將違己節度文孚不為遜卓然大怒反其實
以聞行在盡抄首級分與麾下人以謀賄遺又檄見龍
等主文孚軍六易將軍人輒散去不得已起文孚領之

其間誤戰機撓義徼多以此故見龍初恇惕不欲為標
首及有功又与文孚相郤先時被掠士大夫多託文孚
求搜還財寶文孚慮擾民不許或求於見龍見龍聽許
文孚又訶止遂与造飛語觀察使陰主之每欲以軍法
殺文孚文孚將佐往往被逮搒掠危兇狀軍情益激不
以无功受毒爵於文孚
癸巳正月吉州屯賊拔城遁鄭文孚還鏡城罷遣義兵北
巡六鎮稍誅叛民撫定藩胡收復諸堡派置將領北邊
復舊皆文孚力也 宣廟實錄
公素性恬退不曾趍尚時好古竟未大拜於清朝及光海

壬子後目見時事大乖且充賊鄭造不幸近出門族故
回杜門屏迹若見造來則泥醉不省或瞑目不語故大
爲其所擠且與甯瞻隔洞而居甯瞻許公文武才常欲
納結而公不一候其門故公邅迴不調者凡十有餘年
其間或佩郡紱而亦未嘗一年淹於所任乙卯後廢母
之變既發廷請收議之時公每出避在外一无隨參之
累自是縱酒沉湎雖族人罕得見其面蓋欲以酒自污
自絶矣洪鶴谷卽公中表兄弟也癸亥春間數訪公居
輒値公醉卧語公子弟曰太令公後勿過飮待我更來
云則可見鶴谷之意而公竟不省悟

仁廟改玉廟臺以公有文武才被元帥薦且以公昏朝屛
斥人將大用而公爲親乞養四月拜全州府尹七月丁
大夫人喪歸洛居廬草土之中疾病連綿大腫發於下
部久未完合甲子正月李适叛　上將幸公山命起復
公爲副摠管公力疾載輿追到龍仁則腫勢添劇不得
運身未果參執靮之列公痛恨不進粥飲者累日餓而
賊平得終喪制 并事蹟

金時敏

壬辰五月金誠一使晉州判官金時敏領軍守城時倭賊報言向晉州牧使李璥判官金時敏入智異山避兵誠一聞之馳到本州境内一空時敏先出待璥稱疾誠一傳令致之璥回疽發背死誠一令時敏整軍數千分隊守城日月錄

八月陞晉州判官金時敏為本州牧使初時敏以巡察之令率輕騎五十餘人赴靈山時斬退將尹鐸咸安郡守柳崇仁軍遇賊皆潰所領百餘名盡死崇仁獨投江泳出而來時敏解衣衣之与之同還金睟使軍官傳令曰

賊已向固城之路從速遏絶時斂即馳向固城則賊已
䧺拠不得進前遂還本州城中士卒已皆潰散稍稍還
集軍聲漸振時斂與士卒同甘苦為死守計聞泗川拠
城之賊將犯本州遂與曺大坤領精兵千餘直到城下
賊堅壁不出明日又進兵遇賊十水橋距縣五里許人
皆殊死戰斬賊數級射殺甚衆賊退走追至城下而還
由是士卒氣倍未幾賊胥遁合固城之賊時斂與諸軍
約束欲襲擊固城之賊遂抄精兵陣于南南永善縣夜
半令軍啣枚潛踰大陣嶺曉至城下鼓噪躍兵賊畏縮
居數日夜遁與鎮海賊合勢撤向昌原三城連復軍聲

大振至是為牧使金沔聞時敏得壯士心使人請兵時敏即卒精兵千餘馳赴居昌与沔合擊金山之賊斬數十級居數日又進前斬級亦多時敏中鈕傷足沔為之泣下未幾金山等處之賊相継遁去時敏還官（山西 [illegible]）

十月初三日賊分三道向晋州一軍由馬峴一軍由佛遷直擣晋陽明日先鋒千餘騎馳到州東峰山而還兵使柳崇仁戰敗单騎馳到願入城同守時敏以為兵使入城則是易主將也必節制乖方拒之不納曰賊兵已迫城門戒嚴恐有倉卒之慮主將在外為援可也崇仁不得已還出遇賊於城外与泗川縣監鄭得悦加背梁椎

管朱大清等戰敗死之時郭再祐聞時敏不納崇仁歎
曰此計足以完城晉人之福也賊因進兵圍城時敏軍
三千七百餘名及昆陽郡守李光岳軍百餘人在城中
分隊以守之
晉州受圍累日援兵不至時敏晝夜拒戰常以一心同死
勸勉諸軍躬持水漿奔救飢渴炮丸如雨冐立不動時
自泣諭曰城若不保城中千百人盡為刀槊之鬼士卒
莫不死戰戰久矢竭時敏欲縋城走報監司而難其人
以重賞購之得營吏河景海以付之景海乘夜潛行得
長箭百餘部以至繼用並日月錄

金時敏大破賊兵晋州圍解初倭將悉兵數万薄晋城城
中兵三千餘人時敏分守諸堞靜而待之城中寂然賊
多張旗幟盖翣金飾假面服飾奇詭日耀風翻騰軍万
狀倭將六人分陣督戰銃手數千常從山上齊放射城
內勢如雷霆呼聲動天地時敏令軍士勿動候彼聲衰
即放砲鼓譟應之夜令樂工吹笛於門樓以示閑暇賊
大伐竹木松枝編作障行等土塞其內使我不覺多造
竹梯數千廣可一間裹以綱庫以爲大衆一時齊登之
路作三層山臺臨壓城堞時敏預備火具紙裹火藥藏
於東草城上分設大砲及大石女墻內置釜鼎沸湯以

待之賊盡其攻具四面肉薄城中發玄字銃射山臺賊隧之以火藥草焚松障以大砲碎竹編長梯或灌沸湯或投大石以破諸攻具初十日夜半賊兵佯退潛還賊大將親督戰諸倭皆擁牌裹頭初攻東門一擁而上隧陣千銃齊發使人不得立城上時敵麾衆血戰弓弩炮石俱下賊兵隨至隨殪僵尸如麻一皆摧敗方戰酣又一大陣急攻北城如東門狀万戶崔德良等冒死拒戰備禦齊一達明少休城中木石蓋炭殆盡時敵中丸臥李光岳射殺將倭日中賊陣始退焚屍解圍而散城受圍十餘日大戰四五日內外力戰而賊先遁宣廟寶鑑

時敏當兵起之初預煑焰硝百五十餘斤做倭制鑄銃七十餘兵別抄境内能幹之人常時習放故臨戰之時用火藥如水至褁柴藁中以投城外連絡放丸如摧大敵大槩一國崩潰之餘无一人敢爲守城之計而時敏獨能堅守孤城不藉外援不特保全本道抑又得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内地時敏之功於是爲大金誠一聞捷報即馳到本州見賊尸枕籍腥血滿地入城就時敏卧所慰歎久之

時敏自中丸之後不有其身益以國爲念時時舉頭北向流涕竟至不起鎮中恐賊知之秘不發喪哭聲相聞序

逾一朞士女食素帰櫬咸陽聞擢升右兵使之命後被擄人之在倭中者書報監司曰倭賊每稱晋牧且其時倭將羽柴藤元郎云者秀吉之從侄兵力最強敗退昌原忿恨而斃云并日月錄

金時敏居木川縣登武科壬辰爲晋州判官賊大舉而至諸將欲棄城走時敏令中軍敢言去者斬收境内士民入城男女雜編行伍爲守戰計及賊圍城時敏与其妻親持酒食餉士卒晝夜不解人皆感泣死戰守得全城

鄭湛

壬辰七月金堤郡守鄭湛禦賊于熊峙力戰死之賊義之聚尸作大塚立石書之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是時倭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羅州判官李福男与義兵將黃璞金堤郡守鄭湛等扼險迎擊監司李光遣兵助戰初八日黎明賊先鋒幾數千揮釖直犯放丸如雨福男等捨死先登軍皆殊死戰賊兵稍却日出賊大至數不可計肉迫登峴分運迭闘俄而繼援之賊又至合勢黃璞力竭潰入羅州陣賊乘勝上冬羅州鎮亦潰

湛曰寧加殺一賊而死不可退一步而生遂與之肉戰
而死日月錄
湛自聞 君上播越嘗涕泣奮憤誓以必死報國發兵之
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郡人感其忠義追聞于朝 贈
官旌門宣廟寶鑑
乙未金堤儒生趙誠立等呈書于檢察使金瓚啓曰故郡
守鄭湛喪亂方極受任于郡奮忠討賊招選武勇歸自
公山罷陣之日泣而言曰京城已陷勤王不舉主將之
意未能知也每對食輒悵然顧謂將佐曰一蔬一粒何
莫非 主上之賜也今 主上播越西關飢渴已逼惟

我与爾忍享此饌又常謂郡人曰吾於其年出身其年為其官今又起秩來此　聖恩厚矣况有一子可承家事以死報國有何所憾我志決矣君等見我為也因鳴咽泣下為伏兵將防戍於熊峴也斬木設柵与士卒誓及賊騎大至約可万餘郡守督卒射夫立當陣面射矢如破一无不中賊児一人乘白馬樹紅旗直向陣前郡守更前數步抽矢引弓示諸將佐曰我以此矢必斃彼鬼果應弦而倒衆皆服賊知於郡守陣終不可犯自罷州陣突入其陣將士皆散裨將一人進而言曰彼陣已潰賊鋒衝突可少退觀勢郡守張目大叱堅立不動奮

拳而言曰寧可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潰走使賊長驅也發矢益壯力屈而死郡人往救郡守之屍於積骸中得衣間所書姓名以辨其真其死戰之志平日所定也云云

李大源

字　咸平人嘉靖丙寅生万曆癸未登武科丙戌

以宣傳官出為鹿島万户丁亥死事年二十二

丁亥春倭賊入冦南邊掠我民載舡倘佯沿海无敢格之者公時任鹿島万户獨率手下兵整舡追之大破賊沉二十餘艘餘賊遁去我軍无亡失者公帰上首虜於水使沈巖〻恇怯初无捍禦事欲攘公功呼公至前附耳語云云公不従巖慚且怒居无何賊又大至巖促公出戦公曰日已暮兵且少請合衆蓄鋭以俟天明巖不許脅之以威公將發請巖後繼又不許公以疲卒百餘人

与賊交鋒於楫竹島洋中知必死致死格鬪三日所殺傷甚衆而衆寡不敵巖坐視終不救公知事不濟割指出血解衣而書一絶付家僮曰以此歸葬其詩曰日暮轅門渡海來兵孤勢乏此生哀君親恩義俱死報恨入愁雲結不開及軍敗爲賊所得逼降不屈縛諸舡檣亂斫之至死罵不絶殺

公之初献捷也觀察使以狀聞 上遞巖水使以公代之朝命未至公已歿矣邊民憤岩而哀公作咄憐之歌歌之

丁亥距壬辰五年正秀吉磨牙礪舌出輕兵嘗試之降而

公乃以一小堡之長立殣而怒敵拳公而忤帥帥則嫉能敵則棄疾使妙年英才遽殞於發軔之初不及當壬辰巨寇資中興之偉烈此豈天之生公之本意哉嗚乎其可惜也已雖然壬辰之乱湖南獨完為再造之根本未必非公先以身委賊激勸人心之效然則巡遠睢陽之死何據不若郭李朔方之功耶然此亦從外面說若論人臣本分在封壃則死封壃在行伍則死行伍皆其分也死得其分則於大義得矣又何問其成績之大小乎公死後鄭華谷起溟作鹿島歌有曰精忠至今未盡白元惡久活違刑章而攷事撮要云沈巖拿致梟示三

綱行實云誅嚴贈公職旌門然則彰善癉惡之典初猶

有不明者久而後乃定耶并南藥泉九萬撰碑